

巴黎圣母院

[法] 雨果◎著 李玉民◎译

世界文学文库
023
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

WORLD WISDOM · 北京燕山出版社

NOTRE-DAME
DE PARI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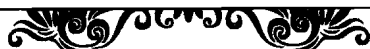


WORLD
OF LITERATURE

Notre - Dame de Paris

[法]雨果著 李玉民译

巴黎圣母院



世界文学文库
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巴黎圣母院 / (法)雨果(Hugo, V.)著; 李玉民译. -北京: 北京燕山出版社, 1999.8 (2008年4月重印)

ISBN 978-7-5402-1071-7

I.巴… II.①雨… ②李… III.长篇小说-法国-近代
IV.I561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(1999)第34136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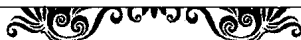
巴黎圣母院

作 者	[法]雨果
译 者	李玉民
责任编辑	常思薇 汤雁秋
装帧设计	贾 嘉
出版发行	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53号 邮编100054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
开 本	640×960 1/32
印 张	12
字 数	390千字
版次印次	2008年4月第2版 2008年4月第2次印刷
定 价	15.00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

并立的两座丰碑



Notre - Dame de Paris

雨果出入人世二百余年,被誉为伟大的诗人、伟大的戏剧家、伟大的小说家、伟大的散文家、伟大的批评家等等,然而,哪一种头衔,都不足以涵括雨果的整体。如果一定要找出一种来,我倒认为思考者(思想家)或许堪当此任。

雨果不是一位创建学说的思想家,而是人类命运的思考者。

雨果的诗文,一字一句,一段一章,无不浸透了思考。而千种万种的思考,最深沉、最宏大、最波澜壮阔的,要算他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了。

思考人类的命运,主要体现在他创作《巴黎圣母院》、《悲惨世界》和《海上劳工》的过程中,换言之,这三部长篇小说,正是他思考人类命运的记录。

雨果由《巴黎圣母院》(1831)开宗明义,继由《悲惨世界》(1845—1861)淋漓演释,终以《海上劳工》(1866)重彩结幕,历时三十余年,才算完成“人类命运三部曲”。

完成这三部曲,这三大部杰作,雨果就无愧于人类命运思考者的称号了。

三部曲分别从宗教、社会、自然三个角度,来演释沉重压在人类头上的三重命运,即有史以来人类所承受的教理(迷信)的命数、法律(偏见)的命数、自然(事物)的命数。

宗教、社会、自然,这三种主要的异己力量,是人类既需要又与之抗争的对象,因而也就成为“人生的神秘苦难”的根源。

雨果作为人类命运的思考者,探根溯源,从深层意义上表现了人类在自身的发展史中,与宗教、法律、自然所产生的矛盾这样永恒性命题。因此,构成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的《巴黎圣母院》、《悲惨世界》和《海上劳工》,也就成为世界文库的不朽杰作。

《巴黎圣母院》和《悲惨世界》两部杰作,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时期开始构思的;但是,《悲惨世界》从酝酿到出版,延宕三十余年;而《巴黎圣母院》的创作虽小有波折,时逢七月革命,小说的研究材料和笔记全部散失,但雨果只用了五个月时间,一气呵成,显示出他的天才与勤奋。

雨果以其浪漫主义诗人的才情和文学创新者的胸怀,偏爱宏伟和壮丽,而巴黎圣母院又恰恰是一座巍峨壮美的建筑,两者自然一拍即合。雨果打算写一部气势宏伟的历史小说,一开始酝酿,就决定以这座大教堂为中心,讲述一段奇异的故事。

在雨果的笔下,巴黎圣母院绝不是一个完备的、定型并能归类的建筑:它不再是罗曼式的,但还不是哥特式教堂,因而成为集万形于一身的神奇之体,成为令人景仰的科学和艺术的丰碑。一八三一年,《巴黎圣母院》一经出版,它又成为文学的丰碑了。于是,这座大教堂和这部小说就联结在一起,两座丰碑就并肩而立,再也分不开了。

有了这部小说,巴黎圣母院在城心岛上亭亭玉立,仪态万方,不仅多了几分风采,还增添了一颗灵魂。

笔者在欧洲参观过数十座大教堂,都各具风采,有的甚至显得还要宏伟高大,还要华丽美观,但总是作为建筑艺术来欣赏。然而,惟独见到巴黎圣母院,哪管只是在它的广场走过,哪管远远望见它的雄姿俚影,笔者也不免怦然心动,有种异样的感觉,脑海重又浮现圣母院楼顶平台的夜景:

吉卜赛姑娘爱丝美拉达一身白衣裙,在月光下和小山羊散步,敲钟人卡西魔多则远远地欣赏这美妙的一对;另外还有一副目光在追随着姑娘,那是从密修室小窗口射出来的,淫荡而凶狠,密修室里幽灵似的主教代理弗罗洛正在窥视;教堂前的广场上跑过一匹高头大马,那骑卫队长浮比斯不理睬吉卜赛姑娘的呼唤,向站在阳台上的一位贵族小姐致敬……

继而,广场上一片火光,丐帮男女老少为救小妹子爱丝美拉达,开始攻打圣母院;可是,卡西魔多不知是友,误以为敌,独自挺身出来保卫吉卜赛姑娘,从教堂上投下梁木石块,还熔化了铅水倾泻下来;在熊熊的火光中,廊柱的石雕恶兽魔怪似乎全活了,纷纷助战……

以这大教堂为中心舞台,出现一幕幕惊心动魄、变幻莫测的场面,就是在演绎圣母院墙壁上刻的那个神秘的希腊词“命运”,并将所有这些人物锁到命运的铁链上。圣母院也好像有了灵魂,有了生命,以天神巨人的身躯,投入入世间这场大混战。

中世纪的宗教黑暗统治,正是锁住人的命运的铁链,而人同教会势力,同狭隘思想相抗争,便酿成大大小小的悲剧。这些悲剧组成的十五世纪巴黎的社会画面,由雨果的天才想像和创作,从湮没的久远年代,更加鲜明而生动地显现出来。

雨果早在二十一岁时就讲过：“在瓦尔特·司各特的风景如画的散文体小说之后，仍有可能创作出另一类型的小说。这种小说既是戏剧，又是史诗；既风景如画，又诗意盎然；既是现实主义的，又是理想主义的；既逼真，又壮丽；它把瓦尔特·司各特和荷马融为一体。”这种看似夸大其词的预言，几年后便由他的小说《巴黎圣母院》实现了。

正如作者所预言的那样，《巴黎圣母院》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杰作。

这部小说讲述的一个个故事，塑造的一个个人物，都是那么独特，具有十五世纪巴黎风俗的鲜明色彩，都可以用“奇异”两个字来概括。推选丑大王的狂欢节，奇迹官丐帮的夜生活，落魄诗人格兰古瓦的摔罐成亲，聋子法官开庭制造冤案，敲钟人飞身救美女，行刑场上母女重逢又死别，卡西魔多的复仇与殉情，这些场面，虽不如丐帮攻打圣母院那样壮观，但是同样奇异，有的也同样惊心动魄，催人泪下。

书中人物虽然生活在十五世纪，一个个却栩栩如生：人见人爱的纯真美丽的姑娘爱丝美拉达、残疾丑陋而心地善良的卡西魔多、人面兽心又阴险毒辣的宗教鹰犬弗罗洛、失去爱女而隐修的香花歌乐女、手挥长柄大镰横扫羽林军的花子王克洛班，等等，他们的身世和经历都十分奇异，却又像史诗中人物，比真人实事更鲜明，具有令人信服的一种魔力。

不过，书中最奇异的人物，还是无与伦比的巴黎圣母院。她既衰老又年轻，既突兀又神秘；她是卡西魔多的摇篮和母亲，又是弗罗洛策划阴谋的巢穴；她是爱丝美拉达的避难所，又是丐帮攻打的妖魔；她是万众敬畏的圣堂，又是蹂躏万众命运的宫殿。她的灵魂是善还是恶，总与芸芸众生息息相关……

毫不夸张地说，这部小说也改变了这座大教堂的命运。巴黎圣母院的名气远远超过所有教堂，大半功劳应当归于雨果的小说《巴黎圣母院》。许多游客都是读过小说，或者通过不同途径知道这个故事，才慕名去参观巴黎圣母院的，这是物以文传的绝好例证。

雨果由一八〇二年出生至一八八五年去世，八十三年的人生历程从帝国走到共和。在给雨果举行国葬的时候，卡西魔多似乎又飞身登上钟楼，趴到大钟玛丽的身上拼命摇摆：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格外哀婉，同自动送葬的二百万民众的“雨果万岁”的呼声汇成奇妙的哀乐。一声声的钟鸣，所表达的何止是沉痛，还隐隐含有遗憾。巴黎圣母院望着雨果的柩车驶向塞纳河左岸，安葬到先贤祠，她心中何尝不在想：“雨果啊雨果，葬在先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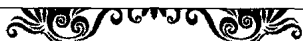
祠，固然是一种殊荣，但是，你在我这里长眠，才真正死得其所！”

《巴黎圣母院》于一九九一年译出，纳入《雨果文集》中，又选入《雨果精选集》中，后又出了四五种单行本，早该修订一下了。这次趁再版之机所作的修订，仍失之仓促。世界文学名著的中译本，十余年校订一次不过，最好请高手操作，自我很难超越。好的中译本和外国名著，应是译者的文学创作，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读下去。

李玉民

二〇〇四年三月十八日于北京花园村

原序



Notre - Dame de Paris

几年前,本书作者去圣母院参观,更确切地说追踪觅迹,在两座钟楼之一的暗角墙壁上,发现这样一个手刻的词:

’ΑΝΑΓΚΗ^①.

这几个大写的希腊文字母,由于长期侵蚀败破而发黑,深深嵌入石壁中,其形貌和笔势,不知如何借鉴了哥特字体的特征,仿佛特为昭示这是中世纪之手写下的,其中所包藏的难逃定数的命意,尤令作者凜然心惊。

作者思索再三,力图窥见究竟何等痛苦的灵魂,誓要给这古老教堂的额头打上这罪恶的或者凶兆的烙印,才肯离开人世。

后来,这面墙壁又几经抹灰刷浆或者打磨(哪种原因已难知晓),字迹消失了。须知将近两百年来,中世纪的宏伟教堂,无不遭受这种待遇。无论内部还是外部,四面八方都来破坏。神父要粉刷,建筑师要打磨;老百姓蜂拥而至,干脆拆毁夷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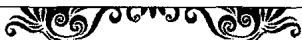
刻在圣母院晦暗钟楼上的神秘文字,及其惨然概括的未知的命运,就这样湮没无闻,如今仅余本书作者不绝若缕的追怀。在石壁写下这个词的人,几百年前就消逝了,历经几代人,这个词也从大教堂的墙壁上消逝了,就连这座大教堂,恐怕不久也要从地球上消逝。

本书就是基于这个词而创作的。

一八三一年二月

① 希腊文:命运。

勘定本说明



Notre - Dame de Paris

前此曾预告本版要增加若干“新”章节，说法有误，应当说“未曾面世”。因为新者，一般理解为“新写的”，而增加的几章并非“新的”。这几章和本书其余部分是同时写就的，始于同一时期，源于同一思想，始终是《巴黎圣母院》的组成部分。况且，作者也难以理解，这样一件作品既已完成，怎么还能另加追写铺陈呢。这是不能随心所欲的。笔者认为，从某种意义来讲，一部小说的所有章节，必然是同时产生的；一部戏剧的所有场次，也必然是同时产生的。所谓戏剧或小说，是一个整体，是一个神秘的小天地，由多少部分构成，绝不要以为能武断规定。这种性质的一些作品，本应一次性的喷发流泻，即成定型，再要实行嫁接焊接之术，则势必貌离神异。事情一旦告成，就不要改变初衷，不要再补缀修饰了。书一旦出版，作品的性别是否阳刚，一旦确认并宣布出来；同样，一旦发出呱呱之声，婴儿就算出生了，就算入世了，生成什么模样，父母再也无能为力，从此属于空气和阳光，生死由他吧。您的作品未获成功吗？只能认了。不要再给败笔之作增添章节。您的作品不完整吗？本来孕育时就应当使其完整。您的这棵树长节弯曲吗？您是不可能把它扳直的。您的小说病势危殆，活不成了吗？您不能起死回生，重新赋予它生命的气息。您的剧作生来就瘸吗？请相信我，不要给它安装一条木制的假腿。

因此，笔者特别关注一点，要让读者明白，这里增补的三章，并不是为这次再版特意写作的。《巴黎圣母院》前几版没有收入，原因很简单，当初本书付梓的时候，不巧装有这三章书稿的材料袋遗失了。要么重写，要么舍弃。笔者当时考虑，这三章中只有两章篇幅较长，内容主要涉及艺术和历史，纵然缺略，也无关宏旨，绝不会影响小说的故事情节，读者也不会有所觉察，惟独作者知道这一空缺的秘密。于是，作者决定照样付印。还有一层，如果供认不讳的话，作者未免懒惰，面对补写遗失的三章这一任务，他望而却步，认为还不如另写一部小说痛快呢。

如今，这三章又物归原主，他就不失时机，让它们复归原位了。

现在才是作品的全貌，正是作者梦想的样子，创作的样子，好还是坏，长久还是短命，反正这是作者的初衷，原样奉献。

自不待言，有些人认为，失而复得的几章没有多大价值，他们自视甚高，却在《巴黎圣母院》中仅仅追求戏剧性，仅仅追求故事情节。然而，也

许另外一些读者认为,探究本书中蕴藏的美学哲学思想,不是徒劳无益的,他们在阅读《巴黎圣母院》的过程中,饶有兴趣地透过小说,探寻小说之外的东西,还饶有兴趣地——怨我们使用多少有点狂妄的字眼——通过诗人原本原样的创作,领悟历史学家的体系、艺术家的宗旨。

这一版补足了几章,主要还是考虑这后一类读者,一部《巴黎圣母院》,从而补充完整,假如这部作品的确值得补充完整的话。

作者在补充部分的一章中,表述并阐明当前建筑已衰微败落,这种至高无上的艺术,几乎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;而且不幸的是,这种看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,在他头脑里已然根深蒂固。不过,他也感到有必要在此申明:他强烈渴望有朝一日,未来判明他持论偏颇。他深知各种形式的艺术,可以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未来几代人身上:我们在工作室里,不是听见还处于幼芽状态的天才勃然萌发吗?种子已然撒进犁沟,将来必定丰收。作者惟一的担心——其原因可以在第二卷中看到^①——,就是这片古老的土地,千百年来曾是建筑艺术的最佳土壤,如今恐怕元气耗尽,精液衰竭了。

所幸今天的艺术青年朝气蓬勃,精力旺盛,可以说前途无量,尽管在当今的建筑学校中,教员都非常可鄙,但是他们不知不觉中,甚至完全南辕北辙,居然培养出优秀的学生;正如贺拉斯所说的那个陶工,心里想着做小罐罐,偏偏做出大盆来。轮盘转,大盆现^②。

然而,不管建筑艺术的前途如何,不管我们的青年建筑师将来如何解决建筑艺术问题,我们在企盼新建筑物出现的同时,无论如何也要好好保护古建筑物。如果有可能,还要激发全民族热爱民族的建筑。作者在此声明,这正是本书的一个宗旨,这正是我生活的一个主要目标。

《巴黎圣母院》也许为中世纪艺术开辟了真正的前景,而对中世纪这一辉煌艺术,至今有些人还不甚了了,更糟糕的是还有人不屑一顾。作者甘当此任,但是他认为这一任务远远没有完成。他已有多次机会维护我们的古老艺术,高声揭发种种衰渎、毁坏和玷污的行为。今后他还要乐此不疲。他责无旁贷,要反复强调这个问题。他一定要反复强调。学院派那些主张打倒偶像的人,越是疯狂地攻击中世纪建筑艺术,他越要坚持不懈地起来捍卫。因为,中世纪的建筑艺术落入什么人手中,今天无知的工人又是如何抹灰刷浆,胡乱对待这一伟大艺术的遗迹,叫人看着实在痛心!我们这些聪明的人,眼睁睁看着他们胡来,站在一旁仅仅嘘几声,这真是莫大的耻辱!这里讲的情况,何止发生在外省,还天天发生在我们家

① 出版时调整,详见第三卷第一章。

② 原文为拉丁文。

门口,我们窗户下面;天天发生在巴黎,发生在这个大都市,这座文化名城,这个新闻、言论、思想自由之邦。在要结束这篇“说明”的时候,我们不禁要举出几例,来说明他们就在我们眼皮底下,就在巴黎艺术公众的眼皮底下,全然不顾别人的谴责,每天都策划、讨论、开始并继续破坏文化的行径,而且心安理得,尽量干得漂亮,简直胆大包天,令批评家们瞠目结舌。大主教府最近拆除了,这座邸宅并不美观,倒还不算作孽,可是一古脑儿也把主教府拆毁,殊不知这是十四世纪遗留下来的珍贵古迹,热衷于拆毁的建筑师根本不懂得加以识别。他们良莠不分,一并铲除。现在又有人议论要拆毁精美的万森小教堂,拆下的石料用来建造什么连道迈尼^①都不曾需要的堡垒。一方面不惜工本,加紧修复波旁宫那个破玩意儿;另一方面却任凭秋分的狂风肆虐,扫荡圣小教堂美轮美奂的彩绘玻璃窗。屠宰场圣雅各教堂的钟楼四周,前几天又搭起了脚手架,说不准哪天早晨,就要挥舞镐头了。事有凑巧,一名泥瓦匠在司法官那两座威严的钟楼之间盖了一间小白屋。另一名泥瓦匠又去阉割圣日耳曼草地,那可是有三座钟楼的封建时代教堂^②。毫无疑问,还会有一名泥瓦匠,要夷平圣日耳曼—欧塞鲁瓦王家教堂。所有那些泥瓦匠都自称是建筑师,由省政府或国库来支付报酬,他们还穿上绿色礼服^③,而所干的事,无非是以冒牌的风格损害真正的风格。就在我们写这篇“说明”的时候,这种景象多么可悲啊!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正掌握土伊勒里宫;另一个人对着菲利贝·德洛姆^④劈面砍了一刀,这位先生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,硬让他那低矮蠢笨的建筑,横卧在文艺复兴建筑物这面最挺秀的门脸之前,这当然不能说是一件无足挂齿的丑闻!

一八三二年十月二十日于巴黎

① 彼埃尔·道迈尼(1776—1832),法国将军,一八一四年曾率军固守万森堡,抵抗反法联军。

② 圣日耳曼草地教堂建于九九〇年至一〇一四年,是巴黎最古老的钟楼之一,但三座钟楼仅剩一座,故“阉割”云云。

③ 绿色礼服和绿色大礼服,是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的服装。

④ 菲利贝·德洛姆(1510或1515—1570),法国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。他应卡特琳·德·美狄奇王后之命,于一五六四年开始主持在瓦场旧址建造土伊勒里宫,拿出规模宏大的设计图,体现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和法兰西精神,但他仅完成主体结构。他死后,别人增添的建筑违背这种风格。土伊勒里宫于一八八二年拆毁。

CONTENTS · 目录



001	并立的两座丰碑
001	原 序
002	勘定本说明
001	第一卷
040	第二卷
078	第三卷
101	第四卷
119	第五卷
138	第六卷
172	第七卷
222	第八卷
260	第九卷
284	第十卷
339	第十一卷

第一卷

Notre - Dame de Paris



一 大堂

话说三百四十八年零六个月十九天前,那天巴黎教堂所有大钟齐鸣,响彻老城、大学城和新城三重城垣^①,惊醒了全体市民。

其实,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那天,并不是历史的一个纪念日。一清早全城钟声轰鸣,市民惊动,也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。既不是庇卡底人或勃艮第^②人进犯,也不是抬着圣骨盒的宗教列队仪式;既不是拉阿斯城^③学生造反,也不是“我们尊称威震天下圣主国王陛下”摆驾入城;甚至不是在司法宫广场吊死男女扒手的热闹场景;更不是十五世纪常见的羽饰盛装的某国使臣莅临到任。就在两天前,还有这样一队人马,即佛兰德使团奉命前来,为缔结法国王太子^④和佛兰德玛格丽特公主的婚约。为此,波旁红衣主教不胜其烦,但是他为了讨好国王,不得不满脸堆笑,迎接佛兰德市政官那帮土里土气的外国佬,还在波旁公爵府款待他们,为他们演出“不少精彩的寓意剧、滑稽剧和闹剧”,不料天公不作美,一场滂沱大雨,将府门前挂的精美华丽的帷幔淋得一塌糊涂。

一月六日那天,是约翰·德·特洛伊所说的“全巴黎欢腾”的双重节庆,即远古以来就有的主显节和狂人节^⑤。

这一天,照例要在河滩广场^⑥燃放篝火,在布拉克小教堂那里植五月树,在司法宫里演出圣迹剧。就在前一天,府尹大人已派衙役通告过了:

① 老城今称城岛,在塞纳河中,是巴黎城的发祥地,东侧有巴黎圣母院和司法宫;大学城位于塞纳河左岸即南岸;新城则指塞纳河右岸即北岸巴黎城一部分。中世纪的巴黎三重城垣,本书第三卷第二章《巴黎鸟瞰》中有详尽描述。

② 庇卡底位于法国北部地区,勃艮第位于法国西部地区,两地都曾建立过强大的封建王国。

③ 拉阿斯城是大学城的旧称。

④ 王太子即路易十一世的儿子,一四八三年继位,称查理八世。他与玛格丽特公主并未结婚;玛格丽特称为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公主,原是勃艮第大公弗朗索瓦一世之女,作为未来的王妃在法兰西宫廷长大,后因太子娶了布列塔尼的安娜而另嫁。

⑤ 主显节,又译显圣节。据《圣经·马太福音》记载,耶稣三次显圣,故天主教称为“三王来朝节”,定为一月六日。狂人节是中世纪民间的狂欢节日。

⑥ 河滩广场,塞纳河边的广场,是无业游民聚集、民间节庆和处决犯人的地方。一八〇六年更名为市府广场。

他们身穿神气的紫红毛纺衬甲衣,胸前缀着白字大十字,到大街小巷的路口吹号并高声宣告。

一清早,住家和店铺都关门闭户,男男女女从四面八方拥向三处指定的场所。去看篝火,赏五月树还是观圣迹剧,要随各人的兴趣而定。这里应当赞扬一句巴黎看热闹的人,他们有古人的那种见识,绝大多数都去看篝火,因为这正合时令,或者去观圣迹剧,因为是在司法宫大厅演出,那里能遮风避雨。大家仿佛串通一气,谁也不去布拉克小教堂墓地,让那棵花不繁茂的可怜的五月树,孤零零在一月的天空下瑟瑟战栗。

市民大多拥进通往司法宫的道路,他们知道两天前到达的佛兰德使团要前去看戏,并观看在同一大厅举行的推举丑大王的场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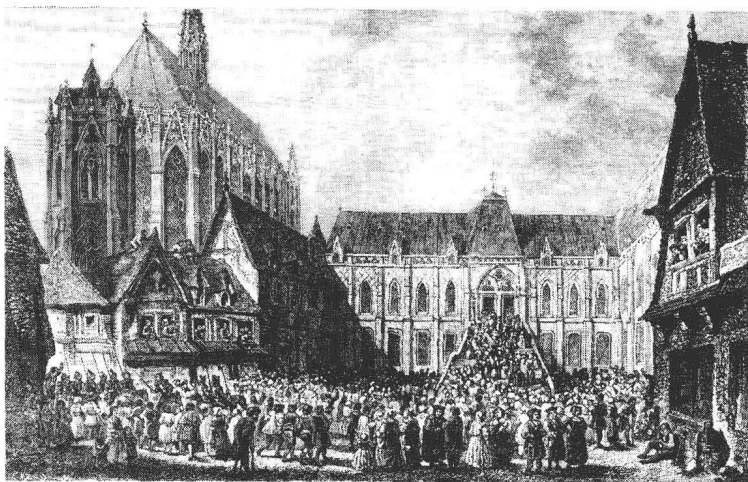
司法宫大厅虽然号称世界之最(须知索瓦尔^①那时尚未丈量过孟塔吉城堡的大厅),这一天要挤进去谈何容易。通向司法宫广场的五六条街道犹如河口,不断拥出一股股人流,从住户的窗口望过去,只见广场上人山人海,万头攒动。人流的汹涌波涛越来越扩大,冲击着楼房的墙角,而那些墙角又像岬角,突进围成不规则状大水池一样的广场。司法宫高大的哥特式^②门脸正中一道大台阶,上下人流交汇在一起,又在接下的台阶分成两股,从两侧斜坡倾泻到人海浪涛中。这道大台阶就是一条水道,不断向广场注入,犹如瀑布泻入湖泊中。成千上万人呼喊,调笑,走动,简直甚嚣尘上,沸反盈天。这种喧嚣,这种鼓噪,有时还变本加厉,有增无减。拥向大台阶的人流受阻,折回头来,乱作一团,形成了漩涡。原来是府尹衙门的一名弓箭手在推搡,或者一名警官策马冲撞,以便维持秩序。这种传统实在值得称道,是由府尹衙门传给总督府,又由总督府传给骑警队,再传给我们今天的巴黎保安队。

面孔和善的市民,成千上万,密密麻麻,站在门口、窗口,爬上天窗、屋顶,安安静静,老老实实,注视着司法宫,注视着熙熙攘攘的人群。而且时至今日,巴黎还有许多人,喜欢观望看热闹人所形成的场面,只要猜想人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,就已经觉得很有意思了。

我们今天一八三〇年的人,假如在想像中能有机会混杂在十五世纪的这群巴黎人中间,同他们一起前呼后拥,摩肩擦背,跌跌撞撞地挤进原本十分宽敞,而在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这天却显得特别窄小的司法宫大厅,所见的景象不无兴趣,也不无吸引力,周围本来全是古旧的东西,我们那时看起来就会有全新的感觉。

① 亨利·索瓦尔(1623—1676),法国历史学家,著有巴黎史等。

② “哥特式”一词,通常用得完全不恰当,但又完全约定俗成了,我们只好沿用,按照大家理解的那样,用来标示中世纪后半期的建筑风格,其基调为尖拱,是前半期以半圆拱为主的建造风格发展而成的。——作者原注



法院广场像一个大海

如果读者愿意,我们就力图想像出,我们一同跨进这座大厅,跻身于这群短衣短袄打扮的嘈杂的平民中间所产生的印象。

先是耳朵一片嗡鸣,眼花缭乱。我们头顶是双合圆拱尖顶、雕花镶木、绘成天蓝色、衬着金黄色的百合花图案,脚下是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地面。几步远有一根大圆柱子,接着一根又一根,总共七根,沿中轴线一字排列,支撑双圆拱顶的交合点。前面四根柱子周围摆了几个小摊,卖些闪闪发亮的玻璃和金属饰片制品;里面的三根柱子周围安有几条橡木长椅,年长日久已经磨损,被诉讼人的裤子和诉讼代理人的袍子磨得油光锃亮。沿着大厅四面高高的墙壁,在门与门之间,窗户和窗户之间,边柱和边柱之间,没完没了地排列着自法腊蒙^①以下法国历代君主的雕像:无所事事的国王耷拉着双臂,低垂着眼睛;勇武好战的国王则昂首挺胸,双手直指天空。此外,一扇扇尖拱长窗上的彩绘玻璃五光十色,宽宽的出入口所安的门扇,都精工细雕,富丽堂皇。总之,拱顶、圆柱、墙壁、长窗、镶板、宽门、雕像,所有这一切,从上到下,绘成湛蓝金黄两色,一望光彩夺目。不过,在我们看见的时候,大厅的色彩已略显暗淡,到了我主纪元一九四九年,尽管杜·勃勒尔还沿袭传统赞美过它,而其实它几乎完全消失,只剩下厚厚的灰尘和密密的蛛网了。

在一月份的一天,这座长方形宽敞的大厅里,射进苍白的天光,拥进衣饰花枝招展并吵吵嚷嚷的人群,只见他们溜着墙根闲逛,绕着七根圆柱

^① 法腊蒙,传说中法兰古人的君主,生活在公元五世纪。

回旋,现在我们想像出这些,那么对整幅图景就有了个大致的印象,下面只需略微详细地描述其有趣的方面。

假如拉瓦亚克没有刺杀亨利四世^①,那么,凶手的案卷也就不会存放在司法宫档案室里,他的同谋也就不会考虑自身利害,非把此案卷宗销毁不可,而纵火犯也就不会别无良策,只好一把火将档案室烧掉,要烧掉档案室,又只好一把火将司法宫烧掉。由此可见,没有弑君一案,也就不会有一六一八年那场大火了。那样一来,古老的司法宫及其大厅,也会依然屹立,我也就可以对读者说:“请亲眼看看吧!”我们双方都省事:我省得像上面那样描绘一番,读者也省得阅读这一段。——这情况证明了这样一条新的真理:重大事件必有难以估量的后果。

首先,拉瓦亚克很可能没有同谋;其次,即便有同谋,他们也很可能同一六一八年那场大火毫无干系。其实,还有两种解释都说得通:其一,三月七日后半夜,一颗宽一尺,长约一臂的燃烧的大陨星,自天而降,落到了司法宫。其二,有特奥菲尔这四行诗为证:

一场游戏多悲惨,
只缘案桌嘴太贪,
司法女神镇巴黎,
眼看宫殿火冲天。

一六一八年司法宫大火的起因,有政治的、自然的和诗意的三种解释,不管我们的看法如何,不幸那场大火,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这座法兰西最早的王宫,如今已经所剩无几,这自然要归功于那场大火,更要归功于后来历次的修复工程。这座王宫堪称卢浮宫的长兄,在美男子利浦王^②在位时期,年岁就相当大了,有人甚至去寻觅过埃加杜斯所描述的、由罗伯尔王^③兴建的宏伟楼阁的遗迹,但几乎荡然无存了。圣路易^④“完婚”的那间枢密处室如今安在?他“身穿驼毛布上衣、绵毛混纺的马甲和紫檀色长外套,同若安徽^⑤一起,席地躺在毛毯上”,审理案件的花园又在何处?西格蒙德皇帝^⑥的寝宫今在哪里?查理四世、无采邑的约

① 亨利四世(1553—1610),法国国王,一六一〇年五月十四日被弗朗索瓦·拉瓦亚克刺杀。

② 美男子利浦王(1268—1314),即利浦四世,一二八五年至一三一四年在位。

③ 罗伯尔王(970—1031),即虔诚者罗伯尔二世,九九六年至一〇三一年在位。

④ 圣路易(1214—1270),即法王路易九世,一二二六年至一二七〇年在位,他于一二三四年娶普罗旺斯伯爵之女玛格丽特为王后。

⑤ 约翰·若安徽(1224—1317),法国历史学家,圣路易的近臣。

⑥ 西格蒙德皇帝(1368—1437),日耳曼皇帝,一四一一年至一四三七年在位。

翰王^①的寝宫又在哪里？查理六世^②颁发大赦谕的那座楼梯何处寻觅？马塞尔^③当着王太子^④的面，杀害罗伯尔·德·克莱蒙和德·香槟元帅时，所踏的那块石板地又何处寻觅？还有那条狭廊——撕毁伪教皇训谕的地方，而传谕使者身穿法袍，头戴法冠，一身可笑的打扮，从那里出发游遍巴黎全城以示谢罪——如今在何处？还有那座大厅及其镀金的装饰、天蓝色的彩绘、尖拱长窗、一尊尊雕像、一根根圆柱、布满雕刻图案的高大拱顶，如今又在何处？还有那金碧辉煌的寝宫呢？还有那守门的石狮，如同所罗门座前所有狮子那样，低垂脑袋，夹着尾巴，一副暴力服从公理的恭顺模样的石狮，究竟在哪里？还有那一扇扇精美的房门、一扇扇绚丽的彩绘玻璃窗，究竟在哪里？还有那令比科奈特也甘拜下风的镂花铁包角、杜·昂西制作的精细木器，究竟在哪里呢？……岁月和人事，如何摧残那些巧夺天工的杰作？用什么取代了那一切呢？用什么取代整个高卢的历史、整个哥特式艺术呢？无非是设计圣热尔维教堂大门道的那个笨拙的建筑师，德·勃罗斯先生建造的低矮笨重的穹隆，就用这个冒充艺术。至于历史，还有关于粗柱子的喋喋不休的回忆录，而帕特律之流摇唇鼓舌之声，至今还回荡不已。

不过，这还无足挂齿。——还是扯回话题，谈谈名副其实的古老司法宫那名副其实的大厅。

那座长方形大厅无比宽敞，两端各有用场：一端安放著名的大理石案，极长极宽极厚，无与伦比，正如古代土地赋税簿中说的那样，“世上找不出同样那么大块”——这种说法准能让卡冈都亚^⑤食欲倍增；另一端辟为小教堂，路易十一世命人雕塑他的跪像，放在圣母像前面，他还命人把查理大帝和圣路易的雕像移进来，全然不顾外面一长排历代国王雕像中间，留下两个空空的壁龛。显而易见，他认为这两位圣君，作为法兰西国王在上天言事最有分量。小教堂刚建六年，还是崭新的：建筑精美，雕刻奇妙，镂刻也细腻精微，这种整体的曼妙的建筑艺术品格，标示哥特时代在我国进入末期的特征，并延续到十六世纪中叶，焕发出文艺复兴时期那

① 约翰王(1167—1216)，英国国王。他同法国国王联合反对他的父王，又因过错被法国国王夺回了采邑，故称无采邑的约翰王。

② 查理六世(1368—1422)，法兰西国王，查理五世之子，于一三八〇年至一四二二年在位。

③ 艾蒂安·马塞尔(1315—1358)，法国政治家，巴黎商会会长，他伙同全国三级会议中资产阶级领袖，把改革的法令强加给王太子，又于一三五八年发动巴黎人革命，冲进王宫，杀害王太子的两名辅臣。

④ 王太子，即查理五世，一三六四年至一三八〇年在位。他镇压了艾蒂安·马塞尔发动的巴黎和雅克团暴动，收复大部分英国占领的国土。

⑤ 卡冈都亚，法国著名作家拉伯雷小说《巨人传》中主人公，食量惊人，故听说大块便会食欲倍增。